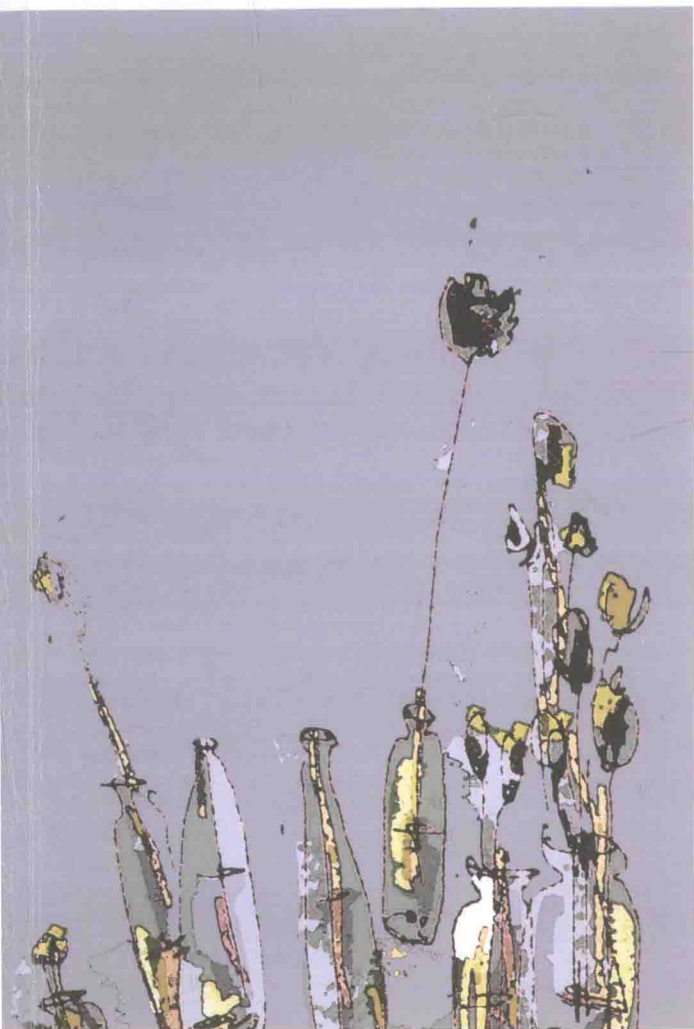


興 京 街

解良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興

京

街

解良

著



家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 阳 ·

© 解 良 20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兴京街 / 解良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5.2

ISBN 978 - 7 - 5313 - 4767 - 5

I. ①兴… II. ①解…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33803号

兴京街

责任编辑 姚宏越

责任校对 张 斌

装帧设计 王 冉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 数 251千字

印 张 8.75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2月第1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4767-5

定价: 28.00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88517857

序

我走在兴京街上，几十年如一日。

街，老辈人发音“该”。所指并非一条街，而是一个地方。兴京，由皇太极赐名，先属赫图阿拉城，又统领一个衙门，最后归于一个县。县城就叫兴京该（街）。

苏子河由东向西穿越兴京街，把群山环抱中的县城分为河南、河北，让方圆十里的兴京街宛若一首词的两阙。一座老洋桥，两架小栏桥，像三弦琴的弦子，让岁月的手和着苏子河的节拍，弹拨着两岸的柴米油盐曲，编织着市井花絮。住在苏子河上、下游及两翼村落里的人，去县城叫“下该（街）”或“上县该（街）”。而居住在“该（街）头”上的人们，无论住在该（街）东头还是该（街）西头，到县城中心逛一趟，叫“上该（街）里”。

我家住在河南街东头，著名的地标是东大楼（英国人雷克德于20世纪20年代为基督教施医院盖的四幢红砖木顶小楼）、东河沟（一条从南山瀑下来沁入苏子河的小溪流）；在街西头，有大井沿儿、三教寺、酒精楼和西烧锅；由街东头去“该（街）里”，沿街的热闹地儿有运输公司大院，红黄相间的大客车与挂着拖斗的绿色大货车里出外进，与相邻的农机厂传出的隆隆机声一道，聒噪着兴京街的机械化水平；戏园子及后边的灯光球场，南山下的电影院，上演着兴京街夜生活的三部曲。由前道再往西走，是邮电局、红旗

饭店、新华书店、老百货和副食门市部，向北走，经桥头旅社，走过大地主姜六子在伪满时期出资修建的横跨苏子河的老洋桥（兴京桥），下一个长坡，右拐是古朴繁华的商业街二道该（街），直走是县工人俱乐部和对面的直属小学操场——操场上经常举行万人大会。再往北，是县委“三大院”和北山，北山上耸立着解放战争殉难烈士纪念碑。这就是我少年记忆里的兴京街。

那时候人小，感觉兴京街好大好大。苏子河两岸的柳树趟好长好长，一条条凸凹不平的土街好宽阔，沿街的青砖青瓦石台阶好雄伟，虽如此，街上走来一个人，我十有八九认得他，且能说出他的身世以及姑亲舅亲是谁家。渐渐地，兴京街在变，尤其是近三十年的巨变简直就像量子“跃迁”，高楼蹿至三十层，小区呀花园呀遍布河南河北，横跨苏子河的大桥已经增加到四座，环城车沿油漆大街四通八达，出租车、小轿车遍地都是，手机和互联网无处不在。同时，街上的面孔也更新得太快，彼此相熟者越来越少，早年在兴京街上家喻户晓、被人津津乐道的人物——卖膏药的王眨头、说书的丁瞎子、挑着木桶走街串巷卖高粱醋的鞠大头等等，仿佛都练就了隐身术，隐于闹市不见了。在我理解，所谓的日新月异，即叫人们再也找不到过去的影子。好在，人类还没有丧失记忆的功能。

我和兴京街一起生活了几十年，日子和日子排着队伍，一个挤着一个，垒成长长的岁月，像苏子河一路向西，日夜奔波，没有间隙，没有间歇。几十年过后，我少年的记忆依旧深刻，就像爬满障子的牵牛花，夏天开，冬天歇，来年春天又鼓起一支支小喇叭，与人间对歌；而中年以后的记忆，却在生活的大潮里随波逐流，似兴京街上难得一见的炊烟，被雨冲淡了，被风吹散了。庆幸的是，我选择了写字匠这个职业，把别人的阅历当成自己的阅历写了下来。当生命划出一条彩虹般的圆弧时，我已经记录下了属于自己的《兴京街》。

我的《兴京街》，是对生活在这里的人和故事的“结绳记事”。故事大，我大结其绳；故事小，我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当然，我编织这条色彩斑斓的“故事结”用的并非是绳子，而是文字，被称为小说的文字。

名言曰，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同此一理，有一百个兴京街人，也就有一百个不同的兴京街。我小说中的兴京街，响着悲壮的神曲，唱着水边的骊歌。既有饱尝老式爱情之殇的民国情侣，也有双双婚飞的当代孤男寡女；既有抗联老兵的日暮乡关，还有在野蛮的油坊里举行的人生冠礼；既有丑妲、英盈的花期，又有四福、泽库等苦主的梦魇。它们就像一沓老照片，一帧一帧地定格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人物身上。我挑出其中的二十帧集结于《兴京街》，与读者一道分享——回眸生活的过往，咀嚼岁月的回香。

目 录

兴京神曲·····	001
找 死·····	019
老式爱情·····	031
小盲哥二题·····	040
冠 礼·····	051
日暮乡关·····	063
最后一枪·····	074
陈村之役·····	089
陆乡长三记·····	104
怪 梦·····	126
婚 飞·····	135
又见炊烟·····	149
英盈的花期·····	163
我在树上·····	176
房间里的红玫瑰·····	191
爱 情 课·····	199
怀念贝拉·····	214
汽 车·····	231
苦 主·····	244
苏子河骊歌·····	260

兴京神曲

对 棚

那个绰号叫吹破天的关内汉子从西棚那边走过来，看上去只有二十几岁，小簸箕般的大傻鞋蹭得地面嚓嚓响。几百双眼睛盯着他，如观一只出笼的虎。

“斗败大虎的就是他。”

“好牛皮呀，还敢叫吹破天?!”

“屁，今天他一准败在蛤蟆爷手下!”

蛤蟆爷姓王，一个干瘪的老头儿。年轻时吹喇叭，两腮鼓噪像一只大蛤蟆，人称蛤蟆王，现在人老了，大家叫他蛤蟆爷。

吹破天来到东棚坐堂的蛤蟆爷身前，抱双拳于胸前，小牛般的身子旋即将精瘦的蛤蟆爷显得没了分量：“老前辈，小的久仰您的大名，今日特来领教。”

“不必客气。”蛤蟆爷没门牙，说话露风。

吹破天的眼珠子圆鼓鼓的，闪出瓦蓝色的光：“那，小的就献丑了。”

“请便!”

西棚里，有人捧上来一坛酒，吹破天抱过来“咕咚咚”扬脖就灌，赤红面由红变黑。他用袖头蹭了蹭下巴，伸手抄起杆长一尺六

寸的大喇叭。

“呜——”大号对天吹响。号一响，即开活儿。

刹那间，西棚那面鼓乐喧天，东棚这边按兵未动。

七天殡，这是第三天。头两天，只有蛤蟆爷麾下的一伙本地吹鼓手在此奏乐致哀。县长魏汉山过世，从日本留学归来现任县公署翻译官的魏汉山之子魏满洲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为父治丧，摆阔显孝，特邀一伙从关里来的吹鼓手——这伙人前些天辗转在永陵街一带跑红白喜事，昨夜火速赶到兴京街，今日开始与蛤蟆爷麾下的吹鼓手在灵堂外对棚。消息传开，聚来兴京街万隆商行大门口捧场瞧热闹的人少说也有上百号，场面壮观。

东棚里坐着兴京街的十名鼓乐手，坐堂的是蛤蟆爷，大虎是副手。棚外，蛤蟆爷的拥趸们里三层，外三层，挤不透，压不透。挤得胖子呼呼喘，压得瘦子骨头疼。

西棚那边几乎无人捧场。棚里，十名彪悍的鼓乐手，各自施展鼓钹、唢呐、管弦、笙箫之技，如一群打虎将。坐堂的吹破天年纪与大虎相仿，二十啷当岁就做了掌门人，显得很自负，那个“地包天”下巴更叫东棚这面的人感到可恶。

“死人下巴！”大虎暗中骂道。因为死去的县长魏汉山就长了一个“地包天”下巴，吹破天的下巴与死县长的下巴长得一模一样。

“来者不善啊！”有人悄悄地提醒说。

血气方刚的大虎冲着地上吐口唾沫：“哼，善者不来。”

拥趸们发现，蛤蟆爷今天就像抽大烟的三天没碰烟枪，有点打蔫儿，麻秆一样瘦的身子骨坐在喇叭棚里不闻堆不说，浑身上下一点囊劲都没有，从气势上就矮了吹破天半截儿。他时而用手捻捻下巴上那几根稀巴棱登的银胡须，时而摸摸胯裆下伏着的大黄狗，压根没拿西棚里的对手当回事，眼皮门帘似的垂盖着那双苍老混浊的眼睛。拥趸们都知道，蛤蟆爷有一个看点，火气上来时眼角便会生出金黄色的亮晶晶的眼屎。只要眼屎一出来，蛤蟆爷准较劲。

西棚那边率先推出一个剃光头的小子上场，他的绰号叫小铁嘴。这时，蛤蟆爷向上撩了一下眼皮。这个小铁嘴是吹破天的儿子，个头比车辕高一点，手持一支杆长七寸五的小喇叭，出场便吹起了《小龙椅子》。

“好——”西棚那面马上有人喝“碰头彩”。

东棚这边一片嘘声。

魏家几十号人披麻戴孝站在门楼两侧，守着院内写有特大“奠”字的灵棚。魏满洲是魏汉山的独子，身上有五个姐姐，一大群外甥、外甥女、外甥女婿。他身披孝衣陪着几个前来吊丧的日本人站在高高的台阶上，观看着下面的表演。

“好——”又是一片喝彩声。

只见小铁嘴嘴里叼上一支小葫芦吹起来，手指灵巧地在葫芦上的六个孔眼间摆动着，小葫芦发出“呜呜”之声，像童子哭。这一手叫“玩抛”。

“赏钱！”戴眼镜的魏满洲吩咐管家。

稍许，小铁嘴的喇叭杆上就拴上了有几分长的一串钱。

西棚那面的人为此欢呼一阵。

年轻的魏满洲朝西棚里扫了一眼，注意到与他年纪相仿的吹破天一直在暗中看着他，急忙将目光转向别处。吹破天在与魏满洲的目光对峙一下后，眼里闪出血红的泪光。

“小顺子，准备上场！”大虎压不住性子，回身拉过儿子小顺子，“准备好，他吹《小龙椅子》，你来《八条龙》。”

“慢着。”蛤蟆爷说，“小顺子吹《梅鹿上下山》吧。”

大虎一怔：“爹，这可是大曲牌呀，别叫他吹砸了。”

蛤蟆爷没再说什么，他话不说二遍，吐口唾沫就是钉。蛤蟆爷将小顺子拉到身边，用手捻着孙子脑后那根寸长的小辫子。小顺子刚刚满七周岁，与眼前献艺的小铁嘴般对般，手里也握着一支杆长七寸五的小喇叭。蛤蟆爷一边捻着孙子的小辫子，一边将昏花的老

眼眯成两道缝儿，盯着眼前的小铁嘴，喃喃自语：“那年，我也是七岁，大黄狗把我叼了回来……”

东棚这面鼓乐齐鸣，小顺子上场了。喇叭杆上也拴着小葫芦。顿时，蛤蟆爷的上百名拥趸欢叫起来，气势胜过西棚一筹。

西棚里的吹破天先是一愣，冷眼瞧着小顺子，听他吹的是大曲牌，赤红面上掠过一丝嘲笑。两只闪着蓝光的眼珠子滚向蛤蟆爷。

魏满洲也在看蛤蟆爷，《梅鹿上下山》这支曲让他想到了什么。

蛤蟆爷没看小顺子，眯起眼睛望着兴京街外灰蒙蒙的远山，倾耳静心地听着《梅鹿上下山》。每当他听到这支曲子，眼前便会出现一支，爷、爹、伯、叔，还有三位大哥，他们已变成一群梅鹿，凄然地走在西天大路上，跃过妖山魔岭，涉过浑水浊河，眼前又是一座恶山拦路……蛤蟆爷突然扭过脸，见小顺子已是脖粗脸红，吹喇叭的架势就如一头小牛拉着重车上山坡，脑后的辫儿都翘直了，一口气没上来，曲子砸了。

“呜……”西棚那边喝起倒彩。

蛤蟆爷满脸的皱纹网似的拉紧了，蜡黄的脑门上透出一片暗青色。

小顺子慌了手脚，要退场。大虎急喊：“别慌，还有葫芦开花呢。”

“葫芦开花”是吹鼓手对棚时玩的一个小杂耍，喇叭杆上拴着一个两半合成的葫芦，葫芦里藏着一朵花，吹着吹着手一触暗销儿，葫芦裂开便爆出一朵花来。

小顺子不知道是没听到大虎的提醒，还是心慌得没了个数，竟然匆匆退下阵来。

“孬种！”大虎抡起巴掌想给小顺子一家伙，见蛤蟆爷撩起眼皮，手就僵在空中。

眼瞅着冷了场，蛤蟆爷一侧脸：“罗汉，上！”

叫罗汉的喇叭匠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是蛤蟆爷手下的一员干

将，因耳朵大得了罗汉这个绰号。罗汉“噉”的一声，抄起杆长一尺五的中喇叭上了场，登时，群情沸腾。

吹鼓手对棚，胜负自有规矩。一则看哪一方吹得曲牌多，你吹一曲，我吹一曲，不准重复，谁吹穷了谁就败给了对手。二则是比技巧看功夫。这一则里最重要的是比卡戏，其他如杂耍、变音变调，出绝活儿等也只能在比卡戏中一样接一样地展示。行家看门道，门外汉只要看一看东家赏钱多少就能论出输赢了。

罗汉不负众望，上场就吹《八条龙》，吹奏间还在喇叭杆上玩起了“转盘子”。这一手跟杂技里的转碟一样漂亮。

“好，好！”东棚这面满堂喝彩。拥趸们叫得山响。

蛤蟆爷没露声色，面如死水。大虎的脸上泛起一层红光。东家赏钱了，给罗汉的赏钱与西棚的小铁嘴一般多。大虎蹙了蹙眉头，看了看陪着日本人的魏满洲，心里骂，你个小二鬼子，还他妈的偏心眼呢！斜眼一看吹破天，那家伙很得意，双手抱着膀子，二郎腿一跷，嘴一瘪，那可恨的下巴故意向上一兜，全然一副挑衅的架势。

“妈的，你等着。”大虎暗自骂道。

西棚那面鼓乐又响。

这回比上了卡戏。一个黄嘴丫没褪的半大小子出场玩起了“串三件”——左手拿支小喇叭，右手拿支管，旁边还放着个卡碗。曲子吹的是《寒窑》王宝钏苦思薛仁贵那段儿，边吹边拿眼睛“睷”东棚这边的老少爷儿们，手里不停地倒腾着三件乐器。左手的小喇叭在嘴里吹几下，马上换上右手的管来吹，转而又放下管儿吹起卡碗。曲儿不断不乱，在他手中。

“好——”又是一片喝彩声。

大虎坐不住了，屁股底下好像燃起熊熊大火。眼见东家又将一串子钱拴在对手的喇叭杆上，他回头给蛤蟆爷说：“爹，我上吧。”

“急什么。”蛤蟆爷仍不紧不慢，话说得有气无力，眼皮仍未撩

起来，只用手拍了拍大黄狗的脑门。大黄狗每天与蛤蟆爷形影不离。

大虎急得将两只大手在裤裆下搓得山响。无奈，爹不放话他就不能出场。焦急中，他悄悄地注意了一下爹的眼角，倘未见到那金黄色亮晶晶的东西。爹还等什么呢？

半月前，永陵街盛源商号老板的老妈作古，捎信叫蛤蟆爷率鼓乐手去对棚。当蛤蟆爷听说对手是打关内过来的十个吹鼓手后，突然改变主意，叫大虎去坐堂，他独自领着大黄狗在人群里袖手旁观。那一天，大虎被眼前这个吹破天斗败了，急得大虎在人群里找到爹，叫爹出山。蛤蟆爷盯着吹破天眼放异光，却摇头不肯上阵，提早溜回了兴京街。大虎收场回家后埋怨蛤蟆爷说：“爹，你今儿是咋的了？”蛤蟆爷捻着胡须说：“你准备好吧，他们日后会来的！”大虎见爹说话的时候暗藏杀机，话里的分量不轻，猜着爹日后定要“雪耻”。可是，冤家来到眼前，爹为啥按兵不动呢？

东棚的吹鼓手又败了一着。

这时，蛤蟆爷的拥趸们开始不安起来，棚左侧的人交头接耳，嘀嘀咕咕，甚至派人偷看蛤蟆爷的眼屎出来没有？而棚右侧的那伙人性子更急，干脆捎话进棚，叫蛤蟆爷上场。

蛤蟆爷闷头不语。然而，细心的人惊讶地发现，蛤蟆爷的两只脚却在暗地里发力，脚尖将地上抠出了坑。当他撩起眼皮时，拥趸们发现他们盼望的那金黄色亮晶晶的东西已布满蛤蟆爷的眼角。嘿，蛤蟆爷要上场了！

拥趸们奔走相告，等着看蛤蟆爷的好戏，可是蛤蟆爷仍然没有挪窝，却悄悄地放出大黄狗。大黄狗从人群后溜进西棚，在小铁嘴身下嗅了嗅，又回到蛤蟆爷脚前趴下了。

蛤蟆爷这辈子喜欢狗，兴京街人都知道这一点。据老辈人讲，蛤蟆爷打十多岁从关内逃荒落到兴京街，数不清养了多少条狗。他养狗只养自家狗下的崽，且养清一色黄毛的狗。眼下这条大黄狗已

经跟着蛤蟆爷有些年头，兴京街人都说蛤蟆爷对这条狗比儿子还亲。但不管怎么说，狗不能替人吹喇叭，兴京街人要面子啊！

见蛤蟆爷没出场的意思，拥趸们就喊大虎出场，看其架势，如果大虎再不出场，拥趸们为了脸面，就要开搅了。搅，即干扰破坏对方。如何搅，拥趸们自有招数和绝技。

大虎见爹仍不放话，肺里的气像吹风机一样鼓得前胸脯呼扇起来。他瞥了一眼坐在棚里的爹，说了句“尿泡尿去”，起身去了棚后。

魏家那几十号披麻戴孝的人已经按辈分排成长长的一队，两伙吹鼓手并排站到队伍的前面，奏哀乐引路。这是魏家去给死者报庙。这时候，大虎慌忙从棚后赶了回来。

两伙吹鼓手齐奏《四破》在前面开路，后跟着号啕痛哭的魏家丧队及观瞧热闹的几百号人。浩荡的大队人马缓缓地朝兴京街北面的土地庙涌去。

正行间，大虎突然停住脚，掉转喇叭，对着吹破天吹起来，吹破天也不甘示弱，与大虎对起了喇叭。按规矩，这是吹鼓手开始要赏钱了。以魏满洲为首的魏家那长长的丧队就此停在街上，待大虎与吹破天分出高低，好给赏钱，然后继续上路。丧队一停，街两头便被瞧热闹的人堵死，团团地围了个大圈子。

大虎就势脱掉小褂儿，露出滚圆的前胸和碗口粗的两条胳膊，操起了杆长一尺六的大喇叭，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鼓起圆腮，吹起《大龙椅子》。只见他头高昂，脖梗直，双臂向前平伸，小臂弯曲，两手握在喇叭杆上。随后叫人将一碗水放在他头顶上，再将两碗水分别放在两条胳膊肘上，三碗水一滴不洒，喇叭照样吹。这一招大虎上次在永陵街与吹破天较量时没用，这会儿一用，拥趸们马上喝起彩来。

吹破天冷笑了一下，脱去褂子露出一身腱子肉。他同样使杆长一尺六的大喇叭，同样跟大虎吹一个曲子，却是站着身子，当有人

将三碗水分别放在他头上、胳膊上后，他便开始向前向后走动，三碗水也是一滴没洒。

“站着不算能耐，跪下！”有人喊。

吹破天瞥了一眼喊话人，给同伙递了一个眼色，于是又有人拿来两碗水，分别放在他的两个肩头。围观的人本以为到此足矣，不想吹破天又伸平左腿，又叫人拿来一大海碗水放在左腿上，接着开始一条腿下蹲，弯腿弓身，眼平身正，六碗水竟一滴不洒。

“超他一倍，好！”欢声如潮。

蛤蟆爷回身一看，有人拉开小弹弓正要用石子射吹破天头上那碗水。他一瞪眼睛，骂了句：“无理！”

这一声骂，大虎浑身一激灵，头上那碗水洒了他一脖子梗子不说，胳膊肘上那碗水竟滑到了地上，碗摔碎了。

围观者一片嘘声。

大虎恼羞成怒，扑棱一下站起身，向后一扬手：“搅！”于是就有五支一尺六寸长的大喇叭举起来，蛤蟆爷手疾眼快，捅了大虎一掌，骂了句：“放肆！”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蛤蟆爷这一掌不仅捅得大虎心凉半截，拥趸们也全然没了情绪。心想，今儿是砸了，看明儿蛤蟆爷有啥好戏？于是，半路就都退了回去。

第四天，东棚吹《小雁青歌》，西棚还《大雁青歌》，蛤蟆爷没戏。

第五天，双方对卡戏，这边《刘翠萍哭井》，那边《李三娘打水》，蛤蟆爷仍没戏。

第六天……眼看着吹破天那伙吹鼓手得意扬扬，喇叭杆上的钱串子都要拖地了，蛤蟆爷还没有出场，大虎破天荒地跟爹发了脾气：“爹，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小的们砸饭碗呀，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

“哼！”蛤蟆爷涨红了脸，“我要是死了，你们还不吃饭了？”

大虎愣了，爹怎么想到了死？

转眼来到第六天夜里。魏家人“辞灵”（即向死者遗体告别），拥趸们都认为蛤蟆爷这回该出场了，不说辞灵时赏钱最多（辞灵时死者所有亲属都要赏钱的），单说辞灵时吹的曲子《拿天鹅》，这是蛤蟆爷的绝活儿。《拿天鹅》没有曲子可循，全凭吹鼓手即兴吹，学天鹅在空中哀鸣，蛤蟆爷能吹出单天鹅、双天鹅、群天鹅，且单双群混合老幼分明甚至公母都能叫你听出来。如果辞灵时再不上场吹，那就没露脸显手艺的机会了。天明后出殡送葬——丧事到此办完。蛤蟆爷的拥趸们盼望着蛤蟆爷上场，喝彩的劲早就运足了，就连对面那个吹破天也焦灼地等待着蛤蟆爷出场，好与他一决雌雄。然而，直到魏家最末一个人辞灵，蛤蟆爷也未上场。

“蛤蟆爷简直让人莫名其妙！”

“他……咋会变成缩头乌龟了呢？！”

“我们都跟他丢人！”

蛤蟆爷的拥趸们围着大虎吵起来，抱怨蛤蟆爷不给兴京街人争面子。大虎窝了一肚子火气，想找爹问个究竟。然而，蛤蟆爷不见了，大黄狗也不见了。

大虎气呼呼地朝家走去，身后跟着十几条壮汉。一进家院，见媳妇抱着包袱拉着儿子小顺子正往外走，大虎愣了：“黑灯瞎火的，你们干啥去？”

媳妇抹了一把泪：“爹叫我们回娘家。”

大虎对爹莫名其妙，匆匆闯进屋里，见蛤蟆爷背着身子，面冲墙站着，对大黄狗说：“爷儿们，明儿你给我盯住那个小铁嘴……”

大虎扑通一声跪在蛤蟆爷身后：“爹，儿子不孝，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蛤蟆爷骤然转过身，大虎发现，精瘦而憨厚的蛤蟆爷此刻已是满脸杀气，犹如一只饥饿的老狼瞪着血红的眼睛：“听着，明儿送

完葬，你马上带人给我埋伏在龙头山口，听我三声号响，你们就冲出来给我杀，一个不留，全部杀掉！”

大虎惊得从地上蹿起来：“杀谁？”

这时，盯梢吹破天的眼线来报，辞灵后，吹破天没回下榻的客栈，而是带着儿子小铁嘴来到魏府，要求见魏满洲，被守门人拒之门外。魏满洲没有出来见吹破天，吹破天也没被允许进入魏府，急得他带着儿子在魏府外转悠了半天，还是进不了魏府，最后气呼呼回到客栈里，声称不给魏家干了，要带手下连夜离开兴京街。

“什么？”蛤蟆爷大感意外，“盯紧他们，不能让他们跑了！”

外面，鸡叫了头遍。

合 棚

九镑锣敲了三声：“当——当——当——”

此时，天已大亮。魏家几十号人组成的送葬队披麻戴孝缓缓地走上兴京街。顷刻间，哀乐绞人心肠，哭号声惊天动地。魏家送葬队一上街，兴京街人几乎倾巢出动，如遇百年不遇之隆事，候列在街两旁，目送着这支庞大的送葬队浩然西行。

九镑锣在前开路。用稻草拧成的锣槌有节奏地击向锣芯，发出闷而散、低而哑的哀音。二十名鼓乐手吹吹打打，沉步缓行。喇叭发出的“呜哇哇”的乐声顺风西飘。魏满洲七岁的儿子高举着领魂幡走在灵柩的最前头，一左一右是两只青面獠牙的开路鬼，接下来是旗林般的幡队和陪葬品——金童玉女金山银山摇钱树聚宝盆。魏汉山的灵柩阔如高轿，外罩青龙金凤罩子。三十二条抬杠，六十四人抬着。魏满洲抬头杠，魏家的孝子贤孙及本家、亲朋好友则排成一列，跟在灵柩后面，个个披麻戴孝，银装素裹。孝衣孝帽孝鞋孝带，覆盖了半条街，加上那一把把抛向空中随即散花下落的草纸大钱儿，天地间已是白花花一片。